

生活，一直微笑前行

许开斌

今年5月17日是第三十个全国助残日。打开当天的《学习强国》，一首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作词的励志歌曲《一个也不能少》深深地感动着我。歌词叙事晓畅、情深意长，歌曲温暖人心、催人奋进！视频开头部分出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铿锵有力的字句，深深烙在我心里。我看到了国家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决心，以及对残疾人的关爱！

听着这首歌，不禁让我想起一个终生与轮椅为伴、以轮椅代步的朋友。第一次见到他是十几年前的冬天，在街中心的一角，冷风中的他，正静静地坐在轮椅上专心地给客人配钥匙。在众多工匠中，他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更像是一座艺术雕像，我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不忍心上前打扰。经过几番接触和交谈，渐渐地，我们变成了朋友。有时候上街，我会特意绕到那条街跟他打个照面，问候一下。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小白杨。为什么叫小白杨？我心里画了一个问号。

小白杨不喜欢别人说他是残疾人，他常说：我只是双腿不能站立行走，依靠轮椅代步而已。但是我生活过得平静，内心快乐、充满阳光。小白杨确实比很多身体健康的人过得要快乐。他身残志坚，擅长写作，多次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励志散文和诗歌。他常怀感恩的心，地方各种公益活动、公益演出活动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说：“平时政府和好心人给我的帮助很多，我也愿意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虽然我的脚不能站起来，但是我的心站起来了。”这些年，性格开朗的他广交朋友。有时他会开导人，会给人正面的指导和建议，他身上的正能量影响着身边很多人。我愿意跟他交朋友，性格不是很开朗的我，希望受到他的感染。

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离开了我们生活的小镇，来到大城市，和他见面的机会便少了。但是，我时常会想起那个叫“小白杨”的他。

穿梭于大城市的大街小巷，一身疲惫，碌碌无为。城市的天空有时晴空万里，有时候阴

沉得让我心里觉得很堵。假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小镇，熟悉的街道，约上一两位好朋友在某个小店坐坐，听着喜欢的音乐，开怀畅聊，已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快事。

今年5月17日这天，愿望终于实现。相约在助残日，应小白杨的邀请，几位老朋友又聚在一起。小白杨的家是政府分配给他的两室一厅的廉租房，没有奢华的装饰，整洁干净，舒适而温馨。K歌点唱机传出悠扬的音乐；厨柜上几个精致的摆件；茶桌上一束火辣的玫瑰花；墙上几幅充满灵气、笔势雄健的字画——博学笃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壁灯边上插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我们一起闻花香、品茶、唱歌、聊人生……大家谈经论道，天南地北，有说有笑。聊着聊着，有人开始吐槽，工作压力好大，生活太累了。其中一位朋友急了，一副严肃的表情：“在小白杨面前，我们谁都不许埋怨生活的艰辛，要说谁不容易，你们就看看他吧！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就没下过地，如今生活起居仍旧自理，你们谁难，都没有他难，知足吧！”大

家低头不语，陷入沉思……

小白杨打开僵局：“请各位举杯，一起庆祝我的生日吧！我早就认定，每年的助残日就是我的生日。我的母亲给了我身体，是党和人民给了我新的生命！既然有幸降生在这个多彩多姿、繁华绚烂的世界，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活下去。活给自己看，也活给真心关爱我的人看。”话音刚落，一阵掌声响起……

这时，小白杨拿起麦克风，很认真地为大家高歌一首《小白杨》。我觉得他唱的是他自己，心中顿时豁然开朗。我突然想明白了，他为什么自称“小白杨”。小白杨身上的那股坚强、独立、挺拔、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恰恰在他身上完美体现了吗？他身上的阳光，早已将我心里的雾霾和阴暗驱散。

临走时，小白杨用钢笔写了一行俊美的字送给我，上边写道：生活，一直微笑前行！我拿着这行字，攥在手心里，一种温暖的力量顿时流入我的身体，仿佛瞬间满血复活，我迈着轻盈的步伐快走回家……



几树半天红似染 (罗雅馨 摄)

木棉花的春天

邓荣霞

这个春日
当绿意渐浓
你却吐露满树的火焰
红得那么欢喜
艳得那么妩媚
似爱
似温暖
似胜利的旗帜
芳菲在三月的春天里
木棉啊
你迎着风绽放在凡尘的枝头
美丽微笑
年年如此
木棉啊
你迎着雨簇拥在璀璨的时光里
渐次厚重
岁岁如此
你是温暖的使者
你是英雄的礼赞
即便落尽枝头
也要从容
绝不悲壮
坚定地酝酿着来年
在温暖的春日
蓬勃向上

守望

木心

无论春去秋来
还是星移斗换
都有我
在默默地守望

我曾启动巨大的斗轮
把理想与期盼
和着黑色的长龙
向着火热的炉膛投放

我也曾徘徊在
轰鸣的机器身旁
用审慎的目光
把故障精确诊断

我还曾在集控台前
审视着可能出现的异常
用准确无误的操作
护送强大的电流远航

啊，电力工人的肩上
驮着新时代的重担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但我无悔这一生的守望

诗和远方

覃梦云

诗意的生活不止在远方
它还在我美丽的家乡
这里长年绿树常青
园中道旁的鲜花四季开放
还有宜室宜家的好姑娘

诗意的生活不止在远方
它还在我美丽的家乡
坡上的新茶氤氲芬芳
还有勤劳智慧的好儿郎

梦想的诗意生活不止在远方
它还在我美丽的家乡
整洁的村庄到处瓜果飘香
清澈的水里水产多种多样
栏中还有健壮的鸡鸭和猪牛羊
丰收的谷物堆满粮仓
宽敞的楼房里
住着爱人宝贝
还有亲爱的爹娘

我那美丽的家乡
也是别人梦里的诗和远方

主人窗外有芭蕉

杨柳依依

“五一”国际劳动节，秋从某港口城市回乡，邀请我们去赴一场“海鸭蛋与红糟酸”的约会。我和莲怀着对杏花村的向往，来到一个接近桃花源的地方——杏村。此村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中的“杏花村”仅少一字，然而，这里风爽花香，我更愿意直呼其为“杏花村”，以下“杏村”与“杏花村”均为同一村。

我们车子驶入“杏花村”，映入眼帘的是孟浩然所看到的景色“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我们下车后，发现美食可以再有，美景错过要等一年。于是，红糟酸与海鸭蛋谢幕，绿树红花登场。

秋和先生A君立即给我们做向导。云在天上走，我们在“绿树”中游。这里的绿树，实际上是芭蕉树，村里到处都是。门前屋后，高坡低洼处，一棵紧挨着一棵，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微风中，肥大的芭蕉叶姿态妩媚雅致，像一群婀娜多姿的美女在长袖曼舞，一梳梳紧密团结的果实却纹丝不动。一棵芭蕉树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结合，让人赞叹不已。

芭蕉向来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歌咏。韩愈《山石》诗云：“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诗人入寺坐定后看到了这样的景色：大雨过后，芭蕉叶子阔大，栀子果实肥硕，让人顿时感到神清气爽。宋代蒋捷表达伤春情绪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是啊，春光容易流逝，使人追赶不上，樱桃才红，芭蕉又绿了，春去夏又到。又如，元代徐再思表达客居他乡思归之情的“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雨声打落在芭蕉叶上，惹人愁思不断，夜里做着归家的梦，一直延续到三更之后。

秋说杏村芭蕉果声名在外，当地流传有“桐岭葱杞脆又香，杏村芭蕉软又糖”的说法，因此，杏村芭蕉一上市，很快被一抢而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芭蕉果是杏村每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A君介绍：“我从读书至大学的学费，均是交由芭蕉来背负的。那时，父母的心血全放在管护芭蕉上，看得比小孩还上心，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到芭蕉有着特殊的情怀。”他说，他虽然到距离家乡三百多公里的城市工作，但是三十余年来，平均每个月至少回老家一次。

由此我想到毕淑敏的一段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谁说有父母的地方才是家？A君读高中时，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也随他到某城市生活，五年前才去世。但是父母给他留下的一间老祖屋却永远在召唤他，只有每个月回来住上一两个晚上，他心里才踏实。他说：“看见芭蕉就想到父母在地里劳作，他们好像没有走，只是被阔大的芭蕉叶挡住了身影。芭蕉园里沙沙的响声，是叶子牵动了父母的衣裳。每次回到杏村，我心底就会升腾些许温暖。”

我们来到一口泉边，掬了一口泉水，在鸟鸣和蝶舞中，向散发着花香的小径走去。哇！一大蓬玫瑰花静悄悄地开，我担心拍照惊醒了她的梦，只是驻足观赏。红艳似火的花朵为五月的人间增添了一份浓艳的色彩。

“杏花村”真像一座大宝库。村中随便走，都会收获到“众里寻他千百度，低眉却在脚眼处”的艾草。尽管不是它的季节了，但它依然抓住春天的小尾巴疯狂，大家笑得合不拢嘴地摘艾草到篮子里，拿回家做艾把饼。为艾草撑起一片蓝天的，是像哨兵一样站岗的木瓜树，椭圆圆形的瓜果，一个个环绕着主干攀长。我们只有发现橙黄橙黄的木瓜，才会下手。

当我们满载而归时，在“樱花园”旁遇到武宣的几位作家朋友，他们说疫情防控期间，在本地采风是理想的选择。这让我想起改编的一首儿歌：“一去二三十公里，山村四五家，作家六七人，八九十枝花。”

秋夫妻俩把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希望我们常来常住。A君说，随着年龄渐长，回杏村的次数将会由原来的每月一回增加到两回。年纪大了，车马劳顿，我表示不理解。秋看了一眼A君：“他在那边老是失眠。”

我顿悟：“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朝霞映城美如画 (黄以观 摄)

长生哥

杨群修

故乡有一个风俗，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家家户户都做五色饭。那饭有黑、红、紫、黄、白五色，是用植物熬水泡染糯米，上蒸笼蒸熟拌上糖而成，晶亮油润，煞是好看，人没走进厨房，香味就扑鼻而来。

记得小时候，母亲在这天的一大早，就蒸好甜甜的香喷喷的五色饭。醋墨里被喊醒的我急急忙忙地舀瓢水洗擦脸，捧上一大坨五色饭团上学去了。路上，我一边走一边低头咬那饭坨子，一不小心沾了一脸饭粒，五色杂陈，待跑到教室，饭也吞完了，在脸上摸几把，再把脸上沾的饭粒也收拾了塞进嘴里。匆匆来上课的老教师也是在家里吃了五色饭，不小心在胡茬上沾上五色的饭粒带进课堂，看上去像刺猬背上插着的小小野果。

这个四月初八，是给牛做生日的，叫牛王诞。

我小的时候，耕牛是生产队的，白天由几个放牛娃赶到坡地吃草，谁要用牛了，就到坡上牵了去，用完了再交给给牛娃，日头快落山的时候，看牛娃才把牛赶回去。那时候生产队还没有牛栏，傍晚再由各家各户接一头回自己家看管。

我家隔壁的长生哥是个放牛娃。说是放牛娃，其实他年纪也不小了，已经有二十岁。长生哥没了父母后，七八岁就开始了他的放牛生涯。牛王诞这天给牛吃的五色饭是由看牛娃做的。这天一大早，长生哥也像别人家的母亲一样，做好五色饭，用挑水的大木桶装好一担，挑出去让各家各户分了给牛吃。我感到好奇，人吃就罢了，怎么牛也吃？我挖了一小坨放进嘴里，没有母亲做得好吃，淡淡的，没糖。

有一年的四月初八，正好是星期天。我一早起来吃过母亲做的五色饭，就屁颠屁颠地跟在长生哥的后头，跟他看牛去了。到了村外，长生哥把我抱上一头大水牛的背上。那牛走路一颠一颠的，我也随着牛的脚步一晃一晃。我摇动长生哥折给我的树枝，一挺胸脯，感觉自己好像小人书里的大将军。可是牛一点不怕我这个“大将军”，树枝抽在它身上它好像没有感觉，照样慢吞吞地、鼻子喷着气走它的路，一边走

还一边撒着尿，留下一道长长的、弯弯曲曲的尿迹。

长生哥不骑牛，跟牛走着，吆喝着牛，不时摇晃牛鞭子。那鞭子是一根长二尺的木棍，在一头系着三尺长、手指粗的麻绳，绳子远端扎个结，形成一个小鸡蛋般大的疙瘩，远远地就可以抽在不听话的牛的背上。噢噢一声响，那挨揍的牛虽然皮很厚，还是火燎般地跳开了，他才像大将军呢。

把牛赶到河畔的岭坡吃草，我就缠着长生哥问牛吃草了为什么还吃呢？长生哥告诉我，牛给人们干活太辛苦了，人们为了报答牛，就在四月初八这天做五色饭给它吃，牛是人类的朋友。我又问，为什么要做成五色饭给牛吃呢？长生哥说，牛不喜欢吃白花花的饭，喜欢吃有颜色、有植物香味的糯米饭。我恍然大悟。

太阳高了，小牛崽在树荫下用嘴巴撞撞着母牛的乳房吃奶；母牛站立着反刍着草，眼睛半眯着，轻轻地摇着尾巴，为它的孩子驱赶虫蝇，不时还回头慈爱地舔小牛的鼻子。长生哥站起身来，拍拍他缝得歪歪扯扯、颜色和裤子不同补丁的屁股上的泥土，去草地里抓蚂蚱，然后把几只会叫的蚂蚱放进他用草编制的笼子里。看着蚂蚱在里面躁动，然后振翅鼓噪着，我提着笼子不停

地向长生哥问这问那，感觉他知道的東西真多。

当地谚语说，四月八冷死老母鸡，说的是春末初夏了偶尔还会寒冷，可是我跟去看牛的这一天热得可以下大河洗澡。这几十头牛不怕热，在阳光下悠闲地吃草，十几只鸚哥在牛背上跳跃打闹，叽叽喳喳，一点儿也不怕人。我叫长生哥编套子来捕捉它们，长生哥说这鸟精得要死，逮不住的。

有牛离群了，就会招来长生哥粗鲁的大声喝骂，随手一块土疙瘩就扔过去。长生哥的土疙瘩扔得很准，有一块打在牛角上爆开了花，那牛一愣，晃着头慌忙跑回来。我拾起土疙瘩，学着长生哥朝那只单独吃草的大牯牛扔去，十几块土块扔出去，手都有点酸了，偌大牛就是打不中。更气的是，它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恼火得拿着土块走近那牛的身边，连连打中了两块才罢手。

长生哥喜欢低低地哼唱山歌。看着远处弄田的妇女，他也会放开喉咙唱：“金竹那个笋子呀顶尖尖，妹挖那个回家呀尝新鲜，莫等那个明天呀呀老了，只好那个砍来呀做二弦。”我们那里把二胡叫作二弦。歌声穿云而去，引来那边妇女唧唧喳喳地回应。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那年，牛也承包到户了。有一头才三个月的小牛犊谁也不愿意，长生哥把它领回家。五年后，这头名叫“瘦鬼”的小牛犊，长成了健壮的大牯牛。那年长生哥四十岁，像他山歌里唱的“笋老了”才娶了个瑶山那边拖着三个女儿的女人。每天长生哥和“瘦鬼”一起下地里干活，默默地、勤勤恳恳地抚养那三个继女。

几十年过去了，每年四月初八，我家都蒸一锅软香喷米粒晶亮的五色饭。女儿下班、外孙放学了，都会舀上一碗，细细嚼吃。看他们吃得比吃鸡肉还香，我总会回忆起过去，也想起长生哥。

长生哥那三个继女长大后去城里打工，然后嫁了人。“瘦鬼”老死了，长生哥也老了，跟着长生嫂去城里女儿那里照顾外孙。很多年前有人看见长生哥在城里，后来一直没有消息。现在他更老了，要是还活着，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